

可信靠的话

第一系列

隔离分裂工人之警告

“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拒绝”

第三册

辩护与证实

© 2007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wor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without permission from DCP.

June 2007

辩护与证实（DCP）出版  
P. O. Box 3217  
Fullerton, CA 92834

DCP 为辩护并证实倪柝声和李常受弟兄所尽的新约职事，以及地方召会实行的专项服事。

腓一 7: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

本书所引经文并注解，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新旧约圣经恢复本。除特别标示者，所引著作皆出自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倪柝声文集》或李常受已出版之著作。摘自新旧约圣经恢复本和倪柝声及李常受之职事信息，版权皆属水流职事站及台湾福音书房。

除另加注明者，本书皆由 Bill Buntain, Dan Sady 和 Dan Towle 共同写作。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目 录

序 .....	5
致主恢复中众圣徒的特别交通—— 关于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于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间 写给朱韬枢弟兄的信函.....	7
二十一位同工于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给朱韬枢的 一封信.....	11
二十一位同工于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给朱韬枢的 一封信.....	23
二十一位同工于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给朱韬枢的 一封信.....	25



# 序

多三10: 分门结党的人, 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拒绝。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在加拿大惠斯勒(Whistler, Canada)的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中, 发布了一封关于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的警告信。六十三位来自全球各大洲的同工, 代表主恢复工作的同工们, 共同签署了这封信。信中呼吁在主恢复里的圣徒和召会, 在圣经的隔离原则下, “避开”朱韬枢和那些积极宣传并护卫其分裂活动的人。这封警告信的附件, 说明警告的背景, 并且陈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信息中, 对付分裂与制造分裂者的原则。

本系列收录了在惠斯勒交通的内容, 文件, 和一些附件。本书给我们看见, 三位同工以书面方式劝戒朱韬枢, 离开他分裂的道路。这三位同工经年累月, 竭尽所能地帮助朱韬枢, 将他个人的职事, 带到同工们共同的交通中, 在主恢复独一职事, 和独一工作里一同劳苦。这些信件明确地显明, 同工们对圣徒和召会所作, 关于朱韬枢和他一些同工的警告, 乃是按着圣经的原则, “分门结党的人, 警戒过一两次, 就要拒绝”(多三10)。朱韬枢一再拒绝同工们的劝戒。在他收到同工们所寄给他的第三封信后, 他公开发表了一个长篇的回应, 回应中满了自我表白, 自我高举, 以及许多不实的指控。朱韬枢的公开回应, 说出他无意离开他分裂的道路, 使得同工们别无选择, 只得将他隔离。



# 致主恢复中众圣徒的特别交通—— 关于二十一位相调同工们于 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间 写给朱韬枢弟兄的信函

二〇〇六年十月一日

二十一位署名的相调同工们，愿意就着我们写给朱韬枢弟兄的一些信函，与主恢复中的众圣徒有敞开的交通。我们希望把写这些信函的初意予以澄清，并略述执笔时的历史背景和缘由。我们决意公开这些信函的内容，纳为本交通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作此决定殊不容易，但我们相信公布这些信函，是有益于众圣徒的。我们在清洁的良心里见证，我们如此作，绝非草率行事，实系有此必要。

二〇〇五年六月到二〇〇六年六月间，我们代表所有相调的同工们，写给朱韬枢弟兄三封严肃的信。这些信是李常受弟兄离世后，我们中间多年交通的结果。写这些信函的目的和愿望，乃是要挽回朱弟兄和他的一些同工，务求他们在工作上不再采取日益导致分裂的方向。自二〇〇四年下半年起，许多人向同工们反应朱弟兄和他的职事所引起的难处，特别是借着他的出版物传播不同的教训，在众召会中间带进的混乱。二〇〇五年三月，来自世界各地的约五十位同工，聚在一起交通关于主在祂恢复里的权益。在聚会中多位弟兄起来见证，朱弟兄和他的文字出版，以及他的一些同工，在全球各地的召会和工作所造成的难处。因着那些令人极为忧心的见证，我们决定写信给朱弟兄，私下表达我们对他深度的关切，并且恳求他停止他独

立且有害的工作，就是以主恢复的名义，建立他自己的职事。

虽然我们在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的去函，乃是写给朱韬枢弟兄个人的，但他决意将该函的部分内容，告知一百多位在美国大湖区众召会的弟兄们。结果，朱弟兄的一位同工，在他的网路文章中，选择性地提及并引用该信的内容，且刊印在克里夫兰召会所发行的杂志上。在这些文章里，作者断章取义地引用我们信函的内容。今附上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的原函，圣徒们可以借此一睹信中审慎且关怀的本意，以及我们对朱弟兄，和他过去及现今对主恢复的一所造成的明显伤害，感到焦虑的原因。

自从我们发出第一封信以来，朱弟兄和他的一些同工，变本加厉地攻击今时代的职事、相调的同工们和 waterfall 职事站。尽管如此，我们在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仍然两次致函朱弟兄，表达我们对他持续的关心和严重的关切。他在网路上针对我们的这些信函，刊登了长篇的回应，其中大量引用了我们所写给他最后一封信函的内容，也提及前两封信。这个长篇的回应，满了对一些相调同工的不实指控和诋毁，特别是针对当前有分于话语职事的同工们。对于这些不实指控和恶意的讥讽，同工们日后另作回应。

为使整个主的恢复清楚我们与朱弟兄之间信件往来的内容和过程，今附上前述我们于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和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信函（亦刊登于 [www.afaithfulword.org/chinese/corresp/special-fellowship.html](http://www.afaithfulword.org/chinese/corresp/special-fellowship.html)）。从这三封信函的内容应可明显看出，我们的动机一直是为着挽回一位异议的工人，为着使他不成成为基督身体里分裂的因素，为着将接受他职事的一些召会，带回到与主恢复中众召会完全的交通里，并为着保守主恢复里大体的圣徒，不致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和混淆。

我们相信所有的圣徒，都能一面纯洁、清明且带着祷



告，一面不存成见、偏好和好奇心，来阅读这些信函。我们恳切盼望圣徒们借着阅读这些信函，能感受到我们的灵是要竭力帮助朱韬枢弟兄，并能珍重我们的负担是为着主恢复的一与纯全。我们仍然祷告，愿我们的弟兄能被恢复到身体的交通里，并愿全地的众召会，也能在圣灵的平安里往前。

### 在主恢复里同作奴仆的弟兄们

Francis Ball	Elton Karr	Benson Phillips
Benjamin Chen	Joel Kennon	Suey Liu
Minoru Chen	James Lee	Dick Taylor
Joe Davis	Albert Lim	Ron Topsom
Hong Lin	David Lutz	Dan Towle
Kung-Huan Huang	Ray MacNee	Paul Wu
Ron Kangas	Ed Marks	Andrew Yu



# 二十一位同工于二〇〇五年六月四 日给朱韬枢的一封信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

受信者：朱韬枢弟兄

Brother Titus

3186 Warren Rd.

Cleveland, Ohio 44111

写信者：主恢复中的同工于信尾签署者，其中多数参加了二〇〇五年四月九至十一日所举行的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之前，于四月四至七日在加州安那翰的相调交通。

亲爱的朱弟兄：

我们愿与你在这次沉重的交通；这交通是出于一班经常为着主在地上祂的恢复，在一起的同工中间多次交通的结果，特别是出于我们今年四月最近交通的结果。如你所知，李弟兄相信并渴望，在受他职事所成全的同工中间这样相调的交通，能成为一条路，使主的恢复继续往前，完成倪柝声和他所领受的异象，并实际地作出他们的职事，就是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彰显于许多地方召会，并且首先借着得胜者，然后借着所有的圣徒，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神与人相互的居所、婚配与调和，直到永远。这个荣耀而重大的使命，在我们中间已经经过了七十多年特别的历史。借着这样一段历史，李弟兄知道并且劝告我们，在主恢复的职事和工

作中的同工，绝对需要有相调，众召会同众圣徒也需要相调，目的是为着主在地上独一恢复之见证的一和纯净。这封信是今天众同工一同有分，主职事和工作范围里的交通。虽然众召会和众圣徒都受到我们工作的影响，但我们当前所关切的只在于职事、工作和工人。

在过去几年，主恢复里同工中间多次经常的交通中，特别在二〇〇五年四月国际的同工交通中，我们都没有见到你。在那次交通中，讨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代表全地大部分地区的四十多位弟兄，有了广泛而非常坦白的交通。虽然你不在场，我们很感谢 Bill Barker 和 Paul Neider 两位弟兄参加了那些聚会。他们也对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相信，他们已把那次交通的主要内容交通给你。然而，那几天的交通既是极其有力而清楚，我们觉得不得不在那次交通之后，再有这次更进一步的交通，因为你的职事和出版物是那次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们盼望这封信能解决过去几年里一些使主恢复为难的问题，并给我们众人清楚的看见，为着将来在主恢复里一同的往前，我们该采取什么步骤。

你可能知道，我们三天聚在一起，与同工们所讨论的两个主题是：(一)我们一起读了一些李弟兄交通的话，说到主恢复中一个工作的众区域，(二)我们读了并交通到一份声明的草稿，说到按照倪柝声和李常受二人的榜样和教导，而有主恢复中一个出版的工作。我们所读的职事材料，结果引发大部分同工很多感人心腑的交通，大多是关于他们对今日主恢复中，由于不同工作所引起，特别是由于不同出版所引起许多为难的光景，以及所感到的挫折。朱弟兄，这个交通主要是说到你的工作，并说到在巴西唐弟兄的工作。从我们所读并交通的，我们作出一份关于一个出版工作的声明，反映我们的倪柝声、李常受二位弟兄在这事上的教导和实行。我们所起草的声明，也复印并送交一些缺席的弟兄们，大多数弟兄都有评论回应。我们当时并未对

这样的声明作出最终的定案，部分是因为那些对李弟兄在这事上的教导和实行，曾表示不同意的弟兄们并不在那些聚会中。然而，从所有的交通里，很清楚地看见，绝大多数的弟兄们并不愿意偏离倪弟兄和李弟兄对主恢复里一个出版的工作这件事的教导和实行。因此，更进一步团体交通的需要，已微乎其微。在这事上基本的拦阻，是少数同工对我们中间所表达的共同感觉，有不同的想法。事实上，出席的同工们觉得，我们需要和一些缺席的弟兄们有交通，他们才是问题真正的中心。特别是 Bill Barker 很强地坚持他的感觉，认为我们不该把这事标明为“美国中西部的问题”，因为所表现出来真正的问题是你和唐弟兄的出版。我们相信，一份最后定案的声明会在最近的将来完成，重申李弟兄对于受限制只有一个出版工作这件事，极其清楚的观点。现今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不同心的同工们，这些同工在主今日的恢复里，产生了第二和第三种的说法。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同工们中间有很强的见证，说到众召会中，以及各大洲主恢复的工作中，由于我们中间多种的出版所带进的混乱，难处一直在增多。许多弟兄对这种光景同有强烈不满的感觉，并且急切要看见有所解决。自从李弟兄离开我们之后，同工们的交通从未如此坦诚，并满了感觉。如你所知，许多同工想要把多种出版所带进的不同，减到最小程度，也曾努力平息一些地方上的难处。但这种处理方式根本是行不通的，因为内在的难处乃是自从李弟兄离世以后，有另一种的说话和出版存在着并被使用，与主恢复中一般的职事相争竞。你可能反对“争竞”这样的辞，但那正是圣徒们所感觉和尝到的。朱弟兄，你的职事传达了不同的重点，结果叫人对主恢复中其他人所采用李弟兄的职事，也就是一般的职事，起了戒心，有时甚至是直截了当地加以禁止。我们承认，有许多真正的地方召会和亲爱的圣徒，多年来在你的照顾之下。我们知道同工们和众圣徒都敬爱并尊重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这

是无可否认的。但不幸的是，你的职事产生了一种味道和气氛，是许许多多圣徒无法同意的，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因此，你越出版，就越产生难处。这些难处在全地不断繁衍。有人认为这些难处是出于谣言，或来自特会和训练讲台所说的话。然而，这样说乃是贬低了圣徒里面内在生命的感觉，和属灵的辨识。也有人表达一种感觉，认为有人图谋反对你。我们盼望你不会有那样的感觉，并能越过这些不合理的解释和个人的敏感，而思考所存在真正的分歧，以及这些分歧所造成的难处。

我们都承认，李弟兄的职事乃是时代的职事。因此，我们也都该承认并跟从李弟兄所主张的，就是在他离世后，同工们实行相调在一起，作为施行主恢复中职事的路。我们走这条路，就能用同一相调的声调说话，来推广主团体交托给我们的职事。相调同工们的交通，也让我们进入主的心思，知道主工作的方向，以促进祂在全地惟一恢复的惟一见证。靠主的怜悯，这条相调的路一直在施行，借着丰富地重新讲说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而供应众圣徒，并且针对主恢复当前的情形，而有合式的着重和应用。那些接受主恢复中当前说话的，他们都见证所说的这些话，与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有相同的重点、味道和膏油的涂抹。此外，相调同工们的交通，在这已过的八年，把主恢复中的召会在一里带往前，并且使地上许多地区的召会、圣徒和同工们中间有相调的交通。

朱弟兄，我们应当坦诚地重温我们的历史，来看当前的危机是如何产生的。如你所曾听见并知道的，当李弟兄仍在我们中间时，他已知道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和不同的工作，这些乃是种子，演变成今日叫我们为难的。他以严厉而清楚的话语，对许多弟兄，包括你和唐弟兄在内，表达了他对这些不一致看法和不同工作的不悦。另一面，他容忍了你在主恢复中的工作，偶而也对你所作的工表示欣赏。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李弟兄还在这里时，你们弟

兄们在发表你们不同的看法上还不是那么大胆。李弟兄晚年，曾尝试邀请一些与你接近的年轻同工，使他们更直接地在他的职事之下，并使他们能与南加州一些直接受他成全的同工们相调。他也邀请你来与这些同工们相调；然而，李弟兄从未邀请你讲道，或在他工作的任何一面带头。他只要你与别的弟兄们相调。这个举动，以及他直接而重要的谈话，给那些在他晚年受他成全的同工们留下了很强的印象。我们相信你明白，这乃是他爱心的照顾，不仅是为你，也是为那些与你有关的人。李弟兄真的盼望，这样的相调会消除我们中间的不同。一些弟兄曾与你面对面谈过这事，却没有说到更多的细节；但你知道，你若选择要争论这些事实，那么在这事上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以说的。

李弟兄离世以后，所有的同工很强烈地重新肯定，他们渴望紧紧跟随李弟兄的职事，走相调的路，并且持守李弟兄临终遗赠给主恢复的七次节期。因此，关于主恢复中的教导，我们决定尽可能地重新讲说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关于主恢复中领导的实行，一班相调的弟兄们，极其敞快地包容世界各地的弟兄们。因为你和与你事奉有关的人，表示愿意有分于其中，所以你也受到欢迎。在李弟兄成全之下的弟兄，当然知道在李弟兄还活着时就已存在的难处。但这些同工中间，有许多人作了慎重的决定，想要把那些情形调到身体里，盼望那些弟兄们和他们的情形，会为着主的恢复得着医治和保守。相调的努力，不仅包括一年七次的节期，也有其他多次的交通，包括少数同工们在伦敦、克里夫兰、加州和凤凰城的交通。朱弟兄，你的许多同工甚至受邀，分担到海外尽职。众召会全体也曾在芝加哥和克里夫兰召开一些每年的节期和特会。你自己也曾被接纳为一些七次节期里相调的讲道者之一。在听了你所讲的，并考虑李弟兄在已过所说厉害的话，以及他所立的榜样，许多同工没有平安让你代表李弟兄的职事说话。此外，你更进一步又说了许多话，其中你说到那一班相调的同工是

“罗马”，也曾把去安那翰比作回教徒去“麦加”朝圣的仪式。朱弟兄，你参加了许多次与相调弟兄们的交通，但似乎你缺席的次数更多。我们努力要借相调除去不同，至终在二〇〇三年二月，在凤凰城有了一次多日的交通。那次的交通显示，在我们中间仍有极深的分歧；这不仅在于出版的事，也在于一些基本的事，就如我们所说的一和职事到底是什么意思。然而，所有参加的人都签了一份声明，反映出我们所能同意的最大程度。虽然那个声明没有摸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的确包含了一个原则：“我们承认倪柝声和李常受在主里是我们属灵的父亲，他们的职事构成了主今日恢复中教导和领导的基础。”在凤凰城那次聚集之后，那份我们签署的声明被误用来暗示许多未曾说过的话。它被用来暗示，相调弟兄们同意你的工作，特别是你在中国的工作。此外，在面对倪弟兄和李弟兄关于一个出版工作清楚的“教导和领导”前，你继续你的出版的工作，这显示你最多也不过是选择性地跟从他们的教导和领导。这两个事实使许多同工感到非常沮丧，不愿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努力；另外有一些同工，根本不高兴少数几位同工采取了那一步。

朱弟兄，在这过去八年，即使我们一直想要与你相调，但别的同工对于你的说话和你所作的，知道得很少。你继续你自己的工，大体上显然不受我们要相调的努力的影响。多年来你知道李弟兄和我们对多种出版成了主恢复的职事中的众多号声，有怎样的感觉。然而，你却加速了发行你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很震惊地发现，二〇〇〇年以来，你至少出版了十本英文书籍。除了这些书之外，还有冠上你名字的三百多篇文章，登在《交通》这份杂志上，以及在克里夫兰召会的网站上。这一切的写作，全世界都可取得，甚至在某些地方，借着基本定户推销这些书。当相调弟兄们持守他们的诺言，只重新讲说李弟兄的职事，你却一直在加增出版你自己的著作。这岂不是极其明显的一种与相



调弟兄们所实行，使众召会得益处的一般职事相争竞的职事么？在以下所论你的出版物内容的问题之外，我们还要说，我们根本不承认你的工作代表主今日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们。

我们努力要更多与你和你的同工相调，但相反的，我们看见你那一面前来有分于这个过程的努力，日渐减少。朱弟兄，你必须看见，一个象你这样身分和成就的同工，为了主恢复中众召会的缘故，你必须特别留意带领那些在你照顾下的人进入相调新的范围。惟有你树立不摇动的榜样，并领导圣徒进入与主恢复的其余部分有实际的一，才能对那些历来在你特别照顾下的人，有这样医治和联结的果效。我们中间已过一次风波之后，有人问李弟兄说，牵涉在那次风波里有恩赐的弟兄们以及他们所作的工，如何才能蒙保守。李弟兄回答说，惟一的路乃是那些有恩赐的弟兄们联于李弟兄的工作，而没有特别的区域或任务，只是照着派定，为着职事作工，就如他跟随倪柝声时所行的。在我们当前的情形，那个意思是说，你自己和那些忠于你的同工，要联于相调的同工们，而在他们的交通和配搭的监督下，继续你从前的工作。你没有这样作，反而与你自己的同工继续建立你自己的工作。这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在你职事下的召会，如今在非洲有了他们自己的移民、工作和出现，并且你特殊的影响，已经散布到其他大洲。无可否认的，在你照顾下的一些地区中，有很多圣徒爱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也喜爱与其他召会有交通。有很多人确实来参加一年两次的训练和其他的节期。但我们很担心，因为你和你的同工仍然在建立一个虽然与职事有关联，却是特殊的见证。你曾说，你的同工没有胃口采取与别的同工相调的路。你说到“罗马”和“麦加”，而不改变你已往的说话和实行，只会给你的同工一种影响，就是离开相调的路。

比你英文出版更严重的，是你对华语世界的说话与出

版。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你用华文发表的，至少有十六本书，和二百多其他出版物。朱弟兄，你在中国大陆所开始并推动的工作，完全脱离了李弟兄所给我们的任何交通和原则，也没有和全世界主恢复其他部分带领的相调弟兄们有任何的交通。你在中国有一个争竞的职事，在倪弟兄和李弟兄多年劳苦之地，在倪弟兄殉道之地，造成了混乱和派别。你怎能这么作？但你毕竟多年这么作了，而同时又一再来与相调的弟兄们坐在一起，给人看见一个样子，以为我们知道并认同你的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认同过。在台湾的众召会现在弃绝了你的出版物，但在中国，仍然因有两个职事而混淆。我们不了解的是，任何弟兄怎能不经交通，就擅自在中国那样复杂而难以处理的光景里，想要影响主的行动。交通的意思是停下你的工作，而受别人的限制。你从未这样作。

这个简单的历史，说明了自从我们的李弟兄离世以后，在主恢复里的气氛和活动中所发生的变化。今天我们深深地后悔，我们任凭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朱弟兄，我们也请求你重新检查你所要出版的内容。李弟兄不同意并且反对弟兄们一种的写作，就是重复他的职事，却同时加上自己的色彩和味道。这样评论你的写作，可说是相当宽容的。我们觉得你的出版物并没有加强主恢复中一般的、够得上时代的职事。你的写作反而有一种倾向，对主职事中一些真理给你自己的版本。举例而言，李弟兄有大量著作论到神圣的水流这题目，但你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神圣水流的实际》。你难道不同意，神圣水流的“实际”早已在李常受的著作中充分地说明并启示出来了么？你那本冠有那个书名的书，开头就警告说，“流”这个字已经被一些人误用来控制圣徒，正如共产党在中国用“人民”这个辞，来控制受他们统治的国家。你是把谁来和中国共产党政府作比较？你只不过是在诽谤主恢复中与你同工的人。此外，这种写作，在未有学习的人心中，撒下

了怀疑和惧怕的种子。当他们读到或听到三一神奇妙的流，他们会想到有人可能有动机，想要控制他们。难道这会建造召会，建造主身体的一么？你的书中一再地有这种主旨，要解救无辜的人脱离主恢复中的这种“危险”。

在《神圣水流的实际》这本书里，你警告说，有一些带头人在控制圣徒；在同一本书第九页，你暗示圣徒应当“很敞快地接受”一种想法，就是主在祂回来以前，可能兴起另一位象李常受的人作主的出口，“好供应更多的丰富，更多的亮光，更多的鼓励，而提高生命的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我们目前为止所未曾经历的”。一面，你暗示说，主恢复中所有的人都会欢迎你的想法，就是兴起这样一位出口。另一面，你从未提到一个事实，就是李常受为着主恢复的将来，采取了明确的步骤，在一些他所成全的同工中间，建立了相调这件事，作为凭借，带进“更多的丰富，更多的亮光，更多的鼓励，而提高生命的流，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我们目前为止所未曾经历的”。因此，你暗示需要另一位象李常受作神的出口来拯救主的恢复，狡猾地否定了李弟兄所给我们的路。这种暗示，对那些在你职事下的人，显然不是没有影响的。最近，一位在匹兹堡召会的人传了一份电子邮件给“亲爱的相调弟兄们”，他在信中说，“我能见证，李常受弟兄和朱韬枢弟兄两位都是时代的执事，也都属于这一个职事。”我们与其他许多在主恢复中相调的弟兄们，绝不同意那位弟兄的话。

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例。你的著作中处处可见一种主旨，说到主的恢复正处于危机之中，变得形式、老套、死沉，而你对当前的情形却有救法，能帮助你的读者进入属灵事物的“实际”，别人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为这个主旨，你如今在“交通”这份杂志上，以及在网路上 ([www.Clevelandonline.org](http://www.Clevelandonline.org), [www.Chicagobiblesandbooks.com](http://www.Chicagobiblesandbooks.com)) 刊登了“神圣奥秘范围的实际”。但似乎很讥讽的是，你虽然用李常受的新辞汇，却不采用这些能带给圣徒真实拯救的新的

定义。我们拒绝这种虚假暗藏的推论，以为紧紧跟随职事会导致形式主义和死亡。我们觉得事实与此相反。“〔我们〕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我们〕是跟谁学的”，这是我们的安全和荣耀。朱弟兄，在我们看来，你的著作大部分似乎与讲说“一样的话”是相对的；反之，往往在论到一些数十年前已经教导过的事时，你把主恢复中通用的一些辞重新下定义。因此，你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一与同心合意》，以及另外一本书（分为两卷），名为《与职事是一，讲说健康的话》。坦白地说，这些书用了主恢复的属灵辞汇，却加上了你自己对这些事的领会，说到在众召会中间的同心合意，乃是在于接纳圣徒，并且教导说，任何地方召会的领导，其最终责任乃是应付当地的需要。这乃是漠视并抵触李弟兄所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一的话语和交通；李弟兄有那些交通，乃是由于一九八七年的那次背叛里，有人过于强调召会地方的自治。在《一与同心合意》这书第九二至九三页，你对启示录七个召会加以重新解释，也与李弟兄的教导相抵触，而引到你同样的看法，就是称义并推动众地方召会彼此不同、彼此独立。这样的指引，使我们对基督身体的一的前途，就是借着众地方召会得了恢复的一所彰显的，感到忧虑。关于你出版物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别的细节可以提出来，但那不是这封信的目的。现在已足够清楚，我们觉得你的著作根本不能代表主恢复中的职事。

我们再回到这封信的目的；我们再次地说，在四月国际的同工交通中所表达的感觉，乃是我们中间有了多种的出版物，造成许多问题。我们不是质疑众召会的正当性或同工的诚信。朱弟兄，你是惟一能解决这问题的人，我们劝你采取必要的行动。为了主恢复中的一，我们请求你停止所有语文的出版。或许你可以向一些年长的同工敞开，谈谈你的出版所带来的难处。我们尤其盼望，你能带领那些在你影响下的同工和圣徒回转，与其他的召会和圣徒一

同和平地追求李弟兄的职事，并且参加一年七次的节期。然后我们盼望，你能从你以前的独立转到真正致力于建立主恢复里众召会中间的一。我们真诚地盼望，你和你的同工有新的决定，借着与主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众召会和圣徒的交通，而作出那个一。我们盼望你回到同工们的交通，下定决心与他们相调，并真实地受他们约束。朱弟兄，我们爱你，你是主内同作仆人的，借着在主独一无二恢复里所得宝贵的产业，你与我们特别地绑在一起。我们向你的交通敞开，但求今天主恢复中主要的项目——我们一的见证，能得着真实的解决和复兴。

我们祷告主，愿你的职事和事奉会有一个荣耀的结局。我们这些代表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弟兄们，盼望这个交通的结果，能给主一条新的路祝福祂的恢复。愿主怜悯我们众人，怜悯祂的恢复；这恢复对我们众人是极其宝贵的。在主恢复中你的弟兄们和同作仆人的，

Francis Ball	Elton Karr	Benson Phillips
Benjamin Chen	Joel Kennon	Suey Liu
Minoru Chen	James Lee	Dick Taylor
Joe Davis	Albert Lim	Ron Topsom
Hong Lin	David Lutz	Dan Towle
Kung-Huan Huang	Ray MacNee	Paul Wu
Ron Kangas	Ed Marks	Andrew Yu



# 二十一位同工于二〇〇五年 八月二十五日给朱韬枢的一封信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韬枢弟兄：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七日来函敬悉。虽然你盼望与我们一些人当面有交通，谈论我们在前封信里所提及的事，但我们在主面前考量，这样的聚集在此刻对解决问题是否有所助益。已过几年，我们也曾有类似的讨论，却未见成效。我们在该信中所列严重关切的论题，是极其清楚的。我们相信，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你当前所走道路的危险性质，以及你走这样道路的危险后果。

我们请求你思考以下几点：(一)由林峰名最近所写，刊登在中英文版交通报（由克里夫兰召会文字服事组出版）上的文章，其内容有些是直接与李弟兄一些重要的教训和实行相抵触。(二)一篇题目为“关于水流职事站于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所散布的《主恢复中的文字工作》”之匿名文章（由不具名的来源用电子邮件广为流传），其内容不过是对主恢复之方向的无耻挑衅，对相调同工们的恶毒攻击，以及对水流职事站的恶意污蔑。这份文件特别展现了歪曲的逻辑和指控的态势，与一九八〇年代后期背叛期间异议者所发布的文章并无差别；那些文章破坏了许多圣徒的信心，至终也成了导致当时主恢复中分裂的部分原因。在更进一步且更严重的发展中，这份不具名的文件被张贴于网络上的反对网站上；这表明这份文件的作者及其同伙，与反对主恢复及兴起这恢复之职事的外人，如今已彼此相联。

我们愿意再次强调，我们并非、也未曾象有些人所说

的，与中西部区域内的众召会和众圣徒本身有什么问题。我们日益增强的关切，乃是与你的职事和工作所不断造成的难处有关，与你推动并散布文字所造成的混淆有关，也与一些忠于你和你主张的弟兄们最近所写争辩、且令人错解的文章有关。这些不仅普遍地有害于主的恢复，最终也伤害了你那一区的众圣徒和众召会。

我们写给你的那封信，并非列出一连串的要求，乃是对我们中间一位坚持与主恢复中相调同工们有不同的观念和作法，并且似乎一意孤行的同工，所致迫切而真诚的劝戒；这位同工似乎决意要走他独自的路。我们能凭清洁的良心说，我们无意排除你，然而你是否乐意与主恢复中相调的同工们一同背负担子，必须由你自己来证明，就是你是否乐意在今日主的一个身体之一个行动中，同有一个工作的方向。

实在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极其恐惧，你若决定留在你目前的道路上，事情会有什么结局。已过八十年中，主恢复的路径上布满了破损的器皿，这些器皿在主权益中的用处，因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提早结束。这悲惨的往事，岂不足以警告我们众人？对倪弟兄和李弟兄绝对忠诚，岂不是那些自称是他们同工者的必要条件么？主恢复的一，岂不是比我们个人的职事显出功效更重大么？主恢复的亨通与前途，岂不比我们自己的更重要么？我们对主的事奉，其结局岂不比开头更重要么？

在要来之那日的光中，我们盼望你省察你的行径。  
在基督里，

Francis Ball	Elton Karr	Benson Phillips
Benjamin Chen	Joel Kennon	Suey Liu
Minoru Chen	James Lee	Dick Taylor
Joe Davis	Albert Lim	Ron Topsom
Hornng Lin	David Lutz	Dan Towle
Kung-Huan Huang	Ray MacNee	Paul Wu
Ron Kangas	Ed Marks	Andrew Yu



# 二十一位同工于二〇〇六年 六月二十七日给朱韬枢的一封信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韬枢弟兄：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日来函敬悉。你在信中再度提议，我们一些弟兄们与你和你的几位同工会面聚集。弟兄们就着你的要求，有许多交通和考量，因此未即时回复。我们从前与你有过此类聚集，但过去的经历使我们难以期望，再次的交通对于主的恢复和我们所照顾亲爱的圣徒，能有任何益处。弟兄们觉得，应当向你明言，促使我们迟迟未能再次与你会面交通的种种因素。

- 一 自从李弟兄被主接去，我们多人曾与你和你的一些同工当面有过数次特别的交通，有时聚集为时数天之久。到目前为止，这类交通未有任何成果，有时甚至使情况更为恶化。似乎这样的交通，往往使你更得以放胆宣称你与众同工是一，因而更肆无忌惮地说话行事损害主的恢复。
- 二 很遗憾地说，我们发现，你在当面交通中对我们所说的，经常是虚谎之辞。例如，二〇〇〇年夏天，十多位弟兄交通到在中国的工作。那时你告诉我们，虽然你曾多次前往中国，但只是观光，从未在那里举行训练或特会，至多与十来位弟兄有非正式的交通。然而，我们后来得知，你在一九九八年春天即曾在珠海召开全国性训练，与会弟兄约六十位，包括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领头人。诸如此类的事，使

我们觉得你对我们并不诚实，而且轻易改变真相或隐瞒实情。

- 三 有时在交通之后，你并没有遵守你与我们聚集时所作的承诺。例如，一九九八年八月，在伦敦有一次弟兄们的交通，当时你答应，那一年在克理夫兰举行的十个月训练将是最后一次。然而，那并不是你的最后一次训练，时至今日，你仍在大湖区举办这种十个月的训练，违背了你与弟兄们交通时所答应之事。许多圣徒觉得，你的十个月训练，与李弟兄在安那翰所设立的训练起了争竞。诸如此类背约的事使我们觉得，你不会忠于自己的承诺，轻易出尔反尔。
- 四 你多次责怪同工们试图促使众召会向你关门，不邀请你前往尽职。然而我们发现，许多时候，乃是你自己在各地不当的言行，使当地召会决定不再邀请你回访。你将自己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怪罪于弟兄们，指明你无视于自己在召会中所造成的损害，反而将众召会对你的看法，归咎于别的弟兄们。这使我们觉得，你轻易忽略我们对众召会确实的关切，将其视为我们对你个人无理的逼迫。
- 五 你在二〇〇五年十月二日的信函中声称：“我们是同工。”对我们而言，那意思是说，我们是照着我们从李弟兄所领受的异象和工作的模型作同工，因为是李弟兄把我们带到主恢复的工作中，使我们成为同工。对于那个异象和工作的模型，我们同工们未敢稍有偏离；我们乃是全盘接受李弟兄的职事。然而，你对李弟兄的职事只是选择性地接受；在某些事上，你所说的甚至与这职事相悖。例如，你不同意主恢复中一个出版的事，那是倪弟兄和李弟兄

共有的实行，也是李弟兄明确的教导；你在这事上的异议已使我们清楚，你愿意在工作上采取不同的路。诸如此类的例子已使我们明了，我们也许都是工人，然而在实行上，以至在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同工，并且你与我们交通的基础已经改变了。

六 你说，“我们是同工。”然而，你坚持作一种工作，使许多圣徒岔离主恢复中的独一工作；这样，我们怎能真正同工呢？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整个恢复都尊重一年七次的聚集，那是李弟兄亲自鼓励我们众人追随的；你却毫不犹豫地在这聚集的同时，召开不同的聚会，并且在你的说话中推动不同的负担。去年十一月，我们在亚特兰大举行每年一度的感恩节特会，全地的圣徒均亲临现场，或透过网路转播参与聚会，你却同时在伊利诺州内泊维市(Naperville)举行你自己的特会。此后，去年十二月，你又自行举办训练，并且照所安排训练结束的时间，你的“受训者”实际上不可能参加冬季训练，那也是整个恢复所一致尊重，一年七次的聚集之一。已过一月间，你在哥伦布市(Columbus)举行特会，与在台北举行的国际华语特会同时。我们是在同一的工作中真实作同工么？你的行动指明，你是在作自己的工，刻意将圣徒引离主恢复的一个工作。我们觉得，你既是如此实行，我们就没有什么立场，真正作为一个恢复中的同工而有所交通。

七 你告诉别人，你多年来紧密地与李弟兄一同事奉，但我们也曾多年与李弟兄一同事奉，我们知道你并没有象你试图叫人相信的那样，紧密地与李弟兄一同事奉。再者，李弟兄多年来曾在不同的时候，对我们几班人提出关于你的工作的警告，我们也极其

郑重地接受他的警告。以下数例，是我们几班人历年来从李弟兄所听见，关于你的工作的警告：

- 一九八六年五月，李弟兄向少数在台北领头的弟兄指出：“朱韬枢的工作完全不是主恢复的工作，因为他作工是把人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
- 因着与你的工作有关的情形，李弟兄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向南加州的一班同工们说了以下的话：“朱韬枢所作的是建立分裂。”
- 李弟兄于一九九六年七月与一班来自台湾的同工们聚会时，警告几位同工不要跟随你，也不要照你的方式作工。在该次聚会中，李弟兄说，“朱韬枢所作的，到底是什么工作？他在美国的工作上给人不好的印象。他所作的是单独的工作，是不交通的。”随后李弟兄率直地告诉其中几位同工：“我若是你们，我绝对不会跟随朱韬枢。他是不能跟的！这么多年，我多次帮助你们，你们还是跟。瞎眼的人才会跟！”

我们既是李弟兄的同工，并且以他为我们属灵的父亲，就觉得必须听从他关于你的工作的警告。再者，我们认为，你若如你自己所宣称的，真是李弟兄亲近的同工，就该率先听取他对于你的工作的警戒，并接受他对于你的工作极其严肃的评语。我们知道李弟兄多年来曾努力帮助你，但当时未见果效，至今仍是如此。甚至经过李弟兄亲自的牧养，你仍一意孤行，丝毫不受影响；我们作为他的同工，又怎能冀盼劝服你，使你改变你工作的方式？

因此，除非你愿意在上述各事，也就是我们已往多次与你交通时所提到的事上，有真诚、实在、公开的改变，否则我们无法答应与你再有一次的交通。韬枢弟兄，自从李弟兄于近九年前到主那里去之后，我们弟兄所严厉警告

的事，已益发显明在你的工作中。主恢复独一的工作乃是那职事的工作，要建造整个基督的身体；你是在这独一的工作之内，但不是照着这工作，作你自己的工。你到许多地方作工，结果导致风波和纷争，因为你使自己成了争议的因由和分裂的因素。

我们在前一封信上也说过，我们无意排斥你或任何人。然而，我们祷告，也真诚盼望，你会把我们的交通带到主面前，愿主赐你悔改的心，使你转离你那制造分裂的工作。惟有当你言行一致，当我们看见真正悔改的果子（路三 8）时，我们与你当面的交通才会有益处。

韬枢弟兄，我们会继续在我们中间为你祷告。

### 在基督里

Francis Ball	Elton Karr	Benson Phillips
Benjamin Chen	Joel Kennon	Suey Liu
Minoru Chen	James Lee	Dick Taylor
Joe Davis	Albert Lim	Ron Topsom
Horng Lin	David Lutz	Dan Towle
Kung-Huan Huang	Ray MacNee	Paul Wu
Ron Kangas	Ed Marks	Andrew Yu

